

长篇小说

杨新城★著

位子 前传

站对位置，才有位子！
人在位子，摆正位置！

人民日报出版社

位子前传

杨新城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位子前传 / 杨新城著 . — 北京 : 人民日报出版社 ,
2016.2

ISBN 978-7-5115-3635-8

I . ① 位… II . ① 杨… III . ①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28065 号

书 名 : 位子前传

作 者 : 杨新城

出 版 人 : 董 伟

责任编辑 : 郭晓飞

封面设计 : 金 刚

出版发行 : **人民日报** 出版社

社 址 :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 100733

发行热线 : (010) 65369509 65369527 65369846 65363528

邮购热线 : (010) 65369530 65363527

编辑热线 : (010) 65363524

网 址 : www.peopledaily.com.cn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 260 千字

印 张 : 15.5

印 次 :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5-3635-8

定 价 : 39.80 元

目 录

楔子 / 1

- 一 以曲求全以屈求伸，退一步进两步 / 2
- 二 越偏远的地方传说越多 / 14
- 三 会议有表扬就要有批评，布置工作宜短不宜长 / 22
- 四 有比较就会有烦恼 / 30
- 五 掌控最好的手段是胡萝卜加大棒，并且让对方知道随时使用大棒的决心 / 38
- 六 运动场上选冠军，于部分人，结果重于方法，尤其是利润大于成本时 / 46
- 七 商人算账从来不是半斤对八两，而是要获取比投入高几十倍的利润 / 56
- 八 惯于把下属叫作“他们”的人是重权在握、高层次决策者的常用语 / 69
- 九 治县先治河 / 80
- 十 举手投足有形象，一言一行见作风，官威在为官者的时时处处 / 88
- 十一 危机时的应变力，即执政者能否胜任岗位的能力 / 98
- 十二 事有轻重缓急，大功难抵大过 / 112
- 十三 送礼是送文化、品位、尊严，下级最大错误是冲撞上级尊严 / 118
- 十四 “地头蛇”可以怠慢，但绝对得罪不得 / 127
- 十五 私情而令智昏 / 138
- 十六 政治生态中，一言一行都置于监督之下 / 148

- 十七 财色一旦被人利用会变成毁人于无形的重磅武器 / 159
- 十八 双规是党内审查干部的规矩 / 173
- 十九 做官的另一个秘诀是隐与藏 / 187
- 二十 再好的宝贝到关键时不一定有用，收，则价值连城，不收，则一文不值 / 195
- 二十一 危机公关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 204
- 二十二 为官首先要融入当地的传统与文化，而后再潜移默化去影响、提升 / 214
- 二十三 贫穷是一切悲凉的根源，但最可怕还不是民贫，而是对民贫的麻木 / 221
- 二十四 人生无非是金钱权力、饮食男女、生老病死，区别在于道德水准 / 225
- 后记 感谢生活 / 240
- 编后记 在生活中修行 / 242

有意提前上班，心情郁闷的柳枫交还了办公室的钥匙，最后仰望了一眼这座耸入云天的省委办公大楼，在灿烂的朝霞中，两行清泪潸然而下。把悲愤、冤屈、无奈深深地压在心底，转身上桑塔纳 2000，狠狠地一脚把油门踩到底，出城在高速公路上狂奔起来，随着两边的树木像被大风刮得折倒一样向后退去，过省绕市跨县，将近傍晚的时候，来到了北京南城的六里桥。进京了，北京那以皇权为中心，体现儒家的哲学理念，天子、王公、贵族、达贵官人、平民排列有序的建筑所展示出的皇皇大气让他镇静下来，还有那密密的灯、稠稠的人，由无数各种各样的车组成的发光的长长的龙使他把速度降了下来。顺着西二环跑了一段，前面，天宁寺桥上似乎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他叹了一口气，只得从桥下穿过，顺着宣武门大街一直往东，过了前门楼子左拐，经过百年老店“东来顺”总部直接向北。广场上，华灯璀璨，长安街上，人流如织，车流平缓。又是红灯，他摇开右侧的挡风玻璃，看着雄伟的天安门，望着后面那一大片巍峨耸立、金碧辉煌的皇宫建筑，想着白天从高大宽阔的城门洞里进进出出的游人，又叹了一口气，随口吟出了一句“世人皆醉我独醒啊”。

绿灯亮了，他随着大流向西再向北走了一段，方向盘向右一打，在月坛街一家咖啡厅前停下来。走进大门，一股浓浓的咖啡香味扑面而来。古色古香的装饰，柔和的灯光，轻柔的音乐，绿色的盆景，让他感觉到了一丝温馨，心情他逐渐舒缓下来。

靠在舒适宽大的座位上，他喝了一口用正宗的巴西咖啡豆研磨出的滚烫咖啡，掏出手机拨了个号码，说“萍姐，我不行了”，对方说“男人永远不要说自己不行”，柳枫咬了咬嘴唇说“女人永远不要说自己没时间”，便收了线。他一边品着咖啡，一边用那双海蓝色的眼睛像鹰一样看着自己刚刚经过的两扇无框玻璃门。

一 以曲求全以屈求伸，退一步进两步

门开了，一袭既有厚重感又不事张扬的铁锈红的风衣裹着一位身材高挑的女性走了进来。随着风衣滑落到侍应生手中，她瀑布一样墨玉般的长发在灯光下闪着绸缎质感的光，随着不经意地、习惯地掠动秀发的动作，她不时露出细腻洁白的脖颈。全身经典的黑白色——纯黑的紧身羊绒衫，雪白的长裤，黑白结合处那自然的曲线美得让人忍不住想去摸一摸，顺着那鬼斧神工的山腰游滑一番。她坐到柳枫对面，用一双优雅、高贵、富有韵味的眼睛看着他，目光在一层雾中时而哀婉温柔、时而精明而又满含笑意。

看着沮丧的柳枫，杭维萍，这位中央水利委的助理巡视员，京城某高官的儿媳，吐气如兰：“‘我的心，你不要忧悒，把你的命运担起。冬天从这里夺去的，新春会交还给你。有多少事物为你留存，这世界还是多么美丽！凡是你所喜爱的，我的心，你都可以去爱！’我的大才子，还记得这首诗吗？”

“快别提海涅了，现在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还才子呢，我都江郎才尽了，不，是山穷水尽了。”柳枫猛吸了一口杭维萍带来的软中华，恨恨地说，“我服务的那个老头子简直昏了头，和管政法的那位常委争副书记。都是常委，本无可厚非，但敏感时期，应该把老毛病暂时改一改啊，他可好，依然走马章台，被人家抓了个现行，闹得沸沸扬扬，把请他娱乐的老板也揭出来了。后来又传他在海港深水码头建设中给工程发包单位打过招呼，大概是那个工程太大，牵涉的人和事太多，谁也不愿去趟那片满是水雷的深水，只得让他提前退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这个秘书也被流放了。”

“山重水复也意味着柳暗花明啊。”杭维萍收起了笑容，正色说道，“你们省的情况，周末家庭聚餐时老爷子已经说了。让你去哪里？”

“嘉谷县，县委副书记。”

“嘉谷，”杭维萍玩味着这两个字，慢慢说道，“似乎应该是个林茂粮丰、盛产粮棉的地方。当然，这个名字也可能是当地老百姓多年的祈盼，就好像农民盼

儿子把生的姑娘叫引弟、招弟，结果还是一堆丫头。”

杭维萍又说：“我没去过；这几年老头子一直管工业，跑的都是城市与海边，那里属平原地区以农业为主的河海市。”

柳枫继续大口大口地抽烟，整张愁苦的脸被淡淡的烟雾所笼罩，杭维萍的心“咯噔”痛了一下。这张类似西欧人棱角分明的脸上，尤其是那双海蓝色的大眼睛，尽管现在多了一些沧桑，可不经意间，还能看出如高山湖水般清澈的透明。就是这双眼睛当年对她那不经意的回眸一瞥，如春天里山谷的风，吹开了姑娘的情怀；如朝霞里清脆的钟，叩开了她20年前少女的心扉。

有位哲学家说，生与死、贫与富、爱与恨是世界的三大主题。尤其是爱，无论是多么荒诞的年代、多么艰苦的岁月、多么寂寞的环境，只要有男有女，爱情，这个古老而又永远新鲜的东西，就像一年四季中的春天一样不可避免地要到来，总是充满了勃勃生机。

在荒凉的山脚下一个简易的篮球场上，红卫战备机械厂下了班的男女青工们读完了毛主席语录和两报一刊社论后无事可干，就聚集在初冬晚霞夕照的白杨林旁，看铸工车间与机加工车间的篮球比赛。机加工车间连连败北，急得大胡子主任抓耳挠腮。忽然，他向远处喊道：“快，柳枫，上，教训教训这帮子翻砂匠！”只见一个体态匀称、身材颀长的文静男青年跑过来，两道浓眉微微皱着，眉尖上跳动着自信与傲气，有神的双眸明亮、机敏，海蓝色的睿智光波在眸珠上闪烁，高而直的鼻梁恰到好处地耸立在两颊之间，整张脸轮廓分明，立体感很强，整个人透射着让同龄姑娘愿意多看一眼的神韵。他扫了一眼场上，微微抿了抿嘴角，解下身上电工佩带的四大件，麻利地脱掉宽大的蓝工装，露出一身红色球衣。他脚穿白色回力球鞋，脖子围着条海蓝色的围巾，替下伙伴上场，正赶上对方投篮未中，他动若脱兔，一个起跳抢夺篮板球，运球如风，接连闪过好几个对手，刚过中线就起三步，似乎脚未沾地就跨出了十来米，双手平举投篮，人未落地，球如平沙落雁，“沙”，球已进篮。大家都看呆了，“乌拉，好！”和小姐妹们站在一起的杭维萍首先忘情地喊了出来，接着大家也大呼小叫，但立刻把目光转向了她。大家做梦也没想到，这位从小生长在中央某部驻省研究所大院，满脸书卷气、心高气傲，平时说话不超过音符“4”的娇小姐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发出这么强的女高音。杭维萍大喊之后，立刻害羞地躲在女伴之间，但还是从人缝里看到那双海蓝色的眼睛向她看了一眼，她如同遭到电击一样萎靡到了地上。

她自幼酷爱蓝色，深蓝、浅蓝、淡蓝，只要她的目光一接触，她心里就高兴，心跳就加速。她认为，蓝色表现出的是一种纯净，一种真诚，一种执着。那是她出生后的第100天的早晨，正是暮春四月，遵照乡下来的奶奶的讲究，母亲抱着她在楼下的小花园里去“走百日”，据说满100天的婴儿见见天光可以消灾辟邪。那天母亲穿了一件天蓝色的旗袍，朝霞很亮，也很美。她突然在妈妈的臂弯里挣扎着低下头去看花园一角刚刚开了的几丛蓝色的蝴蝶花，呵呵地笑得很欢，然后又用小舌头去舔母亲天蓝色的旗袍。等妈妈把她抱回屋里去时，她竟哇啦哇啦大哭起来。好多年以后，母亲给她讲当时的情景，她似乎依稀记得，觉得那一片蓝色非常温柔，非常富丽；而今天这双海蓝色的眼睛似乎是当时的重逢，但更具活力，更具诱惑，使她的心跳得更急。

从那以后，她一直在厂区内暗暗追寻那双海蓝色的眼睛，打听到叫柳枫的那个人是从一个小城市调来的电工。当时，全国正在热播一部反法西斯的电影，里面有一个打入敌军内部的党卫军军官，英俊潇洒，有一双海蓝色的眼睛和一个挺拔的鼻梁，柳枫很像他，于是姑娘们都暗地里称柳枫为“德国上校”。当时要“天天读”革命理论，上班前下班后都要读半个小时的毛主席著作。电工班直属厂生产科，干活分散，就赶在哪个车间干活在哪儿读。篮球赛过后的第一个春天的早晨，柳枫到杭维萍所在的机加工车间附近架线，顺势和他们坐在了车间门口刚刚抽出鹅黄色枝条在春风中荡漾的几棵柳树下。车间主任说自己要去开会，让大家自学，工友们装模作样地看了一会儿，便嘻嘻哈哈、你推我搡地进了车间。杭维萍操作使用的C-30车床因电线短路，就出来找柳枫，见他还在树下认真读着，《毛泽东选集》鲜红的封面在朝阳的映照下红彤彤的，而那双海蓝色的大眼睛目不转睛不时地望着湛蓝的天空，像在思索什么，青春俊秀的脸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嫩嫩的绒毛依稀可见。杭维萍偷偷笑了，猜他肯定读的不是毛选。这种把杂书包在革命领袖书皮里读的把戏，在有文化的青工里面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她自己就曾经用此法读了《红楼梦》《儒林外史》《青春之歌》《静静的顿河》《红与黑》等许多中外名著。

她悄悄地走过去，一把把书夺过来说：“哎，看的什么书啊？”

“你，你……”柳枫惊慌失措，欲往回夺，但又不敢，随即站起来垂下双臂，结结巴巴地说，“对不起，我有罪，我有罪。”

杭维萍捂着嘴笑弯了腰，把他拉到一旁，告诉他自己也用这方法读了许多

书，是同道中人，让他不必介意，自己更不会去告密，但有两个条件，一是这本书先上缴给她看，二是星期天傍晚到厂后的小杨河河畔他们交换书看。

第三天黄昏后，春天的山麓旁，溪水潺潺，浅吟低唱；河水欢笑，高声喧哗。小杨河河畔，新月如钩，清风流畅，大地上洒满了银色的月光，附近村庄庄稼院里的窗口摇曳着点点灯火，两岸的钻天杨在阵阵晚风中发出浪卷沙滩般的响声，与春夜昆虫的鸣叫组成了一曲悠扬的低声部合唱。两个年轻人会合了。杭维萍带来了家藏的自以为很得意的《包法利夫人》《巴黎圣母院》《静静的顿河》以及男孩子爱看的《三国演义》《西游记》《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等书，柳枫只带来了两本书：《传习录》和《太上感应篇》。

“你这人很怪，你的这些书我没见过，也不怎么能看懂。”杭维萍那双水葡萄似的眼睛闪射出真诚求知的的光芒，随手把上次缴获的《醉古堂剑扫》拿了出来。

“哦，”柳枫的嘴角不易察觉地向上翘了一下，把那些书利索地整理成排装在电工工具袋里，然后站起来指着一棵梢上挂着月牙的参天大树，用富有磁性的男中音说，“你说的那些书都很好，动人，我以前都读过。但只是写人在世间的文化形态与生活方式，没有写出他们为什么选择此道，为什么来到世界上要做那些事，用哪种方式去生活。就好像这棵大树一样，人们只看到了它的枝条、绿叶和花果在自然界里四季的表现，没有看到它的根。中国人生存的根，在我们自己的古典哲学里和古人的人生感悟里。”

杭维萍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爸爸妈妈书房里那高到房顶的书橱是她的骄傲。晚上，爸爸在书房里研究微积分，有时也读文学作品，妈妈在卧室里轻弹钢琴，看五线谱，梳着两条小辫的她在两个房间来回蹦跳，做完作业后也挑书看。她是有些自傲但又诚实、渴求。此刻的她觉得柳枫不像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倒像刚从古书堆里爬出来的小秀才，尽管刚才从柳枫嘴角上翘的动作里看到他的一丝丝轻蔑，但她还是从绣着“为人民服务”红字的绿色军挎包里掏出了当时饮料中的奢侈品——一小瓶橘子汁递过去。

柳枫润了一下嗓子，继续侃侃而谈：“比如这本《醉古堂剑扫》，辑录前人成说，寄予作者人生感慨，书中包括醒、情、峭、灵、素、景、韵、奇、绮、豪、法、倩等12卷。每一卷都代表一种态度、一种感受。比如说‘醒’，基本上是说在人生旅途上，怎么让自己比较清醒，不要迷惑于外在的繁华富贵、名利，让人可以用一种比较清醒的态度面对人生；‘情’的部分，告诉人们怎么在人生中

变成有情的生命；在“豪”这方面，告诉人如何在平凡的生活中展现豪气。

“这本书认为，一个人在人生过程中，和四季对应的方式很多，譬如说从宇宙开辟以来有‘治世’，像尧、舜、禹、汤，他们能治理这个世界。另外是‘傲世’，像许由这些人，不要做官，不要名利，可以傲对这个社会。另外是‘出世’，老子骑青牛过函谷关，根本不理世事，隐居起来，跟外界不相往来。再有一种是‘垂世’，像孔子一样，有所著述，名声流传到后世，对后代有所影响。

“以上我所说的都是这些人面对社会的不同方式。人要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方式，让自己生活得更愉快，社会也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一些帮助。例如出世和傲世，表面上看对社会没有贡献，但未尝不是在提供一些典范，因为社会上有出世、傲世的人，能让人们晓得许多事情其实不那么天经地义，不一定有很大价值。我读书基本上就是这样，常常思索的是书中这些人物为什么这样做，作者为什么这样写他们，那些人到底在追求什么。”

杭维萍茅塞顿开，但她毕竟是个聪明的姑娘，不愿显示出自己太无知，就抓紧追问了一句：“那你呢，准备用哪种方法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呢？还有我？”

“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正常地说，我们现在这个年龄是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想，社会不会总是这样的。至于我嘛，将来，治世与垂世相结合吧。”柳枫望着渐渐消逝的月牙沉思着说。

“那我也这样。”

“不，”柳枫微微皱着眉头，“你和我不一样。我出身低微，注定一生中要和别人一样前进一步，就要多付出几十倍上百倍的努力。何况你还是女人……”

“女人怎么了，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杭维萍一急，上去推了他一把，不自觉地喊出了那个时代最时髦的伟大领袖的语言。

柳枫心里一惊，脚下不稳，半倒在河坡上，赶紧往上爬。杭维萍拉了他一把，柳枫的头轻轻地撞触到她丰满的胸，因刚才思考发涨的头顿时轻松下来。

再以后的日子，厂里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他们都被抽调上来。杭维萍发现：那双投篮准确的手还能画出逼真的宣传画，写出漂亮的艺术字；那颗触过她姑娘乳房的脑袋能编写出形象、朗朗上口的对口词，小快板，小剧本；那片平时总是紧闭的嘴唇张开后能引吭高歌，音域宽，音质纯，宽广、悠扬，就连小时候受大学音乐讲师妈妈的熏陶，练过发声的她也不得不佩服他的声乐天赋。在一次庆祝毛主席某个最新指示发表的演唱会上，二人合作模仿张振富、耿莲凤

的二重唱《祖国一片新面貌》和《毛主席派人来》震动了全场，来观摩的上级领导直拍手，因而被派去一路参加调演，斩关夺隘，竟然到了省城，受到了当时省军区政委、省革委会主任的接见并握手。命运之神向他们露出了笑脸，红领巾一句话，二人同时成为上大学的推荐人选。政审时杭维萍因父亲仅仅是“反动技术权威”，未被查出其他问题，再加上西北的导弹发射基地有一技术项目急需其父去主持研究攻关而被解除关押，她便顺利地进了北京某大学艺术系。毕业后分配到了国家水利部门的文工团，后来不知通过什么关系又进入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读了两年研究生，还到关外的一个市挂职两年副市长，彻底转了行。而柳枫的命运就不同了，当时政工人员翻开他的档案一看，不由皱起了眉头。

柳枫的爷爷是华北平原一个小县城的清末秀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百日维新”断了他想“打马御街前”的科考仕途梦，只得从到财主家做东席开始，设馆授徒，几年下来也积攒了些许散碎银两，就把自家的南房打开，冲街开了一家叫“翰墨香”的文具店，兼收购外卖书画。北洋军阀混战，来自山东蓬莱的秀才将军吴佩孚不敌啸聚山林起家的奉天督军张作霖，顺着平汉铁道一路南撤，关外张作霖的土匪胡子兵扇打着狗皮帽子扬风乍毛，呼啸着打过了保定，也占了小县城。天麻黑的时候，“翰墨香”的门被撞得震天响，柳枫的爷爷战战兢兢开了门，见一个胡子兵掂着一个蓝布包说：“你这里不是收字画嘛，俺在东头杨举人家那疙瘩抢了一卷，看能不能换瓶酒喝。”老秀才拿过来一看，是郑板桥的真迹，不由心中狂喜，满脸堆笑给了对方十块银元，外带一坛家藏的“刘伶醉”烧锅，那厮欢天喜地走了。老秀才忙让伙计立刻套车，带着金银细软星夜出城，全家转移到了乡下表姑家，告诉家人说等胡子兵走了后再回来，自己却悄悄去了趟天津卫。兵患过后，老秀才早路雇车，水路买舟，一路风尘回到县城，悄悄地扩大了门脸，并在城边的乡下买了上百亩水浇园子地，做起了城乡两栖人，还经常摇头晃脑地吟诵着什么“朝闻翰墨香，带月荷锄归”。“带月荷锄归”的上一句原本是“晨兴理荒秽”，他这一改，足见其人浪漫、其心闲适。志得意满的老秀才解放后定成分时被定为小资本家与小地主，双料的反动，却是他始料未及的。

就凭这，得，柳枫只得眼睁睁地看着杭维萍进了京。临走的时候，二人见了一次面，她问他将来的打算时，柳枫说：“还是那句话，在同样的水平线上，我得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另外还得看机遇和运气。我不自傲，因为没有家庭背景和政治资本，但也不自卑，我相信一般人有的天赋我也具备，可能还更多一

些。萍姐，你放心走吧，我不会放弃希望的。”这番话，姑娘为他流出了心头的泪，青春的脸庞上挂上了泪花。一段青涩甜蜜说不清是爱情还是友谊的交往结束了。柳枫白天还是挂着电工的四大件登高架电线，弯腰拧开关，晚上等同屋的工友睡着了之后，在自制的小铁台灯下读书写作。再以后就是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柳枫以一个初中生的学历，凭着天赋、悟性和刻苦的自学，一举考入了北师大哲学系，二人在京城再度相逢。

杭维萍正沉思着，无框玻璃门悄悄地开了，一个竹竿一样瘦，长条脸上长着一双细长眼，还总是眯着的男人，猫似的走到柳枫身后，向杭维萍摆摆手，迅疾地捂住了柳的双眼。柳枫一惊，半截烟落到了地毯上。他一摸蒙在自己眼上那几根细长的手指，恼怒地说道：“李一道，你搞什么鬼？”

中新社记者李一道呵呵笑着，松开手道：“到底是从一品大员的南书房文案，记性就是好；到底是多年的老战友，一摸就知道。”他随手从满是口袋的上衣里甩出了一条精装长嘴熊猫，“中南海开会顺的。给你吧，大烟鬼。”

柳枫心里很感激，爱不释手地欣赏着，嘴里却啐道：“你那双爪子还用记，要不是我，早沤成大粪了，那几根细骨头说不定也让野狗嚼碎了。”

“是，是，兄弟没齿不忘啊。可是萍姐呢，要不是你，处女之身岂不……”李一道又呵呵地坏笑起来。

“去，乌鸦嘴。”杭维萍白皙的脸上飞起一朵红霞，一改少妇的矜持，像小姑娘一样跳起来要捶李一道。

一句戏言将三人拉回了那个时代。

当年的红卫战备机械厂，实际上是建在省城边上的一家设备落后的企业，主要生产农用三相异步电机，因有一个生产半自动步枪零件的车间，所以叫战备机械厂，人员有从省城招的，也有从各地调来的，地方偏僻。这个厂原来在市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有一天，一位造反起家的省革委副主任去外地开会经过此处时内急，命令司机停车，在当时还是一片荒滩的野地上撒了一泡长长的尿，浇灌了一丛碱蓬棵，淹死了一窝蚂蚁。他一边抖动一边提溜裤子，看了看这里三面环山，一条小河蜿蜒外流，只有一条窄窄的三级小柏油公路通向城里的地形，当过几天兵的他灵感大发，说把那个战备机械厂挪到这里来吧，打起仗来往山里撤方便。“造电机是傻大笨粗的活，咱们工农子弟不能干，把全省的黑七类子弟都集中到这里来，也好管理，省得这帮狗崽子，尤其是走资派的小猢猻们动

不动就去找他们爹娘的老战友。”这里缺电工，那时在河海市电力部门学徒的柳枫就是被那位副主任一声令下，劳动部门“按图索骥”搜罗来的。当地的老百姓听拾柴禾的说：副主任一泡尿冲出来一个机械厂，老少爷们有了捡煤核的地。

战备机械厂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时，杭维萍因有一副金嗓子，颇具组织能力，老子又被解除关押，因而担任了队长；李一道因那双细长的眼睛从小对什么乐谱一看就懂，那双细长的手什么乐器一动就会；柳枫因有写作特长都被招了进来。三人因一个是反动技术权威的女儿，一个是走资派的儿子，一个是小地主的后代，成分上彼此彼此，感情比较接近，在队里很快成了铁三角。他们当时的位置是队长、乐队指挥、编剧。使铁三角更加牢固的还是后来发生的两件事。

第一件事有关杭维萍的清白。当时为了显示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忠诚，讲究宣传最新指示不过夜，往往是下午6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宣传队就连夜编词、配曲，第二天演出。有一天毛主席老人家说了一句工业支援农业的话，柳枫在嘈杂的食堂里听着大喇叭的广播，边等着买饭，边琢磨出了一个机械工人下乡支援农民兄弟抗旱的小歌剧。他和李一道、杭维萍简单地碰了一下头，三人便来到了他们的创作室——柳枫所在的电工班的配电室。

配电室在厂区的最北头，孤零零的，紧挨着被附近农民来厂里捡煤核扒得满是豁口的围墙，四周是长满红荆、碱蓬棵、荒草的野地和锅炉房倒出的煤灰。在自制的铁台灯下，柳枫写词，李一道拿着一把小提琴配曲，杭维萍哼唱。三星正南的时候，杭维萍内急出去小解，柳枫已把词写完，看着李一道还拨拉着那把小提琴哼哼唧唧，头有些发涨，便走了出去。他望着满天星斗，吸了一口拂晓清凉的空气，拿出烟来正要点燃，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女人的惊叫和哼哧哼哧的打斗声，弯腰一瞧，见两个黑影夹着一个白白的东西正往远处拖，立刻感到不妙，拿出三步上篮的功夫嗖嗖跑了过去，一脚踢倒了前面的黑影，后背上也同时挨了一棍子，他向前一扑，倒在了蠕动着的白东西旁边的地上，手摸到了一个湿润带柔软绒毛的地方。他像触电一样，她战栗。

原来，杭维萍出来小解，看到外面黑乎乎的，不敢到远处的厕所，就想在一个煤堆旁解决，刚褪下裤子，就被附近村庄里翻过围墙豁口来偷煤的两个小混混发现了。看到城市姑娘白嫩的胴体，再想想自家炕上老婆黑黄粗糙的皮肤，两个家伙欲火中烧，互相使了一下眼神，掂着偷煤的小耙子扑了过去，一个抓住她捂嘴抱头，一个往下拽裤子，两个人抬腿扛脚，把杭维萍往几丛红荆后面拖。

小混混跑了，杭维萍傻了，半天才哭出声。柳枫“嘘”了一声，指了指电工房的灯光，聪明的姑娘立即明白了，柳枫又指了指她还光着的下体，背过了身。

二人一前一后回了创作室，李一道还在哼哼唧唧呢。这件事两人一直心照不宣地保密了许多年，直到都结婚后有了孩子，在一次聚会上柳枫喝醉了酒讲出来，惊得李一道惋惜地拍着屁股转圈直跺脚，大骂自己愚蠢、痴呆，当年生不逢时，错过了最佳时机，一副悔青了肠子、痛不欲生的模样，同时这件事也成了戏谑他们的话把儿。

第二件事关于李一道。李一道当时是冲床工，干活吊儿郎当，自进了宣传队有几个节目被调演后，一心想着当音乐家，整天琢磨作曲找主旋律。那年夏天，柳枫上夜班，到冲压车间检查线路，几十台四五米高的冲床在明亮水银灯的照耀下你上我下，煞是热闹。忽然看见李一道站在冲床边上，五个细长的手指在冲床头升上去的平台上敲敲打打，另一只手还打着拍子，他知道这小子又在找旋律，而那100多吨的冲头马上就要下来，顷刻间就要机损手亡，柳枫一个箭步上前，推开了李一道，并敏捷地把一块木板垫在了平台上，“砰”，木板屑沫四散，李一道抖手惊愕。事后，李一道要请柳枫吃饭，柳枫说不用，说我救了你的手，把你手上手艺传给我一些就可以了。“什么，手艺？你小子真是个土鳖，那叫艺术，要有境界，有乐感，是用心，用感情弹拨出来的，甚至是用整个生命的灵动，那是用灵魂的飞舞、跳跃、融合与升华感悟出来的艺术。”李一道细长的眼睛里射出雪亮的光惊叫着，但还是毫无保留地教了柳枫。于是，柳枫学会了弦乐，除了写词、唱歌，还加入了乐队，而且不像李一道那样拉弦时随着节拍摇头晃脑，而是坐如钟、站如松，琴体横平竖直，马尾弓抖起来如行云流水，全靠腕力。

“别闹了，柳枫被发配到嘉谷县了，你知道那个地方吗？你是记者，跑的地方多。”杭维萍幽幽地说，把大家从沉思中拉了回来。

“知道，”李一道略微想了想，细长的眼睛睁开了，射出两道要杀人的寒光，“去年搞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调查，我跟农业部的一个头头去过，住了几天。那里的文化氛围是典型的农耕文化，地理特征是有一条河，叫土龙河，常年干枯，据说皇帝老儿还在那里治过水呢。农业五谷杂粮长得不错，没工业，空气很纯净。最有意思的是那里的人名。有一次开座谈会，他们的县委书记在那里说空话、套话，我实在无聊，研究了半天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发现嘉谷县人的名字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常用的农具，二是常见的动物，三是历次政治运动的时髦词。比

如常木梨、刘辘轳、张碾盘、周石磨，王三牛、郑二狗，张合作、李跃进、赵四清、崔文革、赵为党等等。最有意思的是他们的县委办公室主任，叫什么方囊，大概是他老子在三年困难时期闯关东，扒错了火车去了新疆，不知哪个维吾尔老汉可怜他，带回了一口袋烤馕，正赶上他娘生下他没奶水，他爹把馕泡了一碗糊糊给他吃了吧。哈哈。”

“别嘻嘻哈哈了。”杭维萍正色道，“你看柳枫去那儿怎样？”

“按他们省目前的情况，只能是既来之则安之，但如果萍姐你求求……”

“求老头子，绝不可能。”杭维萍目光凌厉地看着李一道，瞥了一下柳枫眼神里的期盼，坚决地摇了摇头说，“我们家老爷子和他们省的封疆大吏没有历史渊源，也不是一条线上的，说话未必管用，再者，不是一个派别他也不会去说。”

“哦，”李一道只得顺着她说，“我们当代大学生前几年不是被称为天之骄子吗？”看到柳枫嘴角又微微上翘，他连忙改口，“不，是你们这样的大学生。你是恢复高考上的，我和萍姐是推荐的工农兵学员。你现在也是香饽饽嘛。前几天我们社的内参上发了你们那个省一个地区选拔干部的经验内参，叫《运动场上选冠军——基层建设的主战场上找千里马》，反响不错，中央一个管干部的大佬还批示了。我想，他写的那几行字很快就会成为那些基层马屁精的金科玉律，尤其是会成为你们省一个阶段选拔干部的主旋律。你老兄下去当一副七品，找个角度干出点儿事来，到时我再叫上我们的一帮老记哥们忽悠悠悠，说不定就柳暗花明了。我看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

杭维萍赞许地点头，柳枫的心情也轻松了许多。看着大家来了兴致，李一道潇洒地吹了一声口哨，招来了服务生，喊着上德国黑啤，嚷嚷着要用萍姐的钱买今宵一醉，杭维萍制止了他，跟他们每个人碰了一杯后深情地对柳枫说：“姐这次实在无法帮你，理解我吧，在高官家里做儿媳也并不比官场上轻松，也是如履薄冰。像我们家老爷子这些人，虽然做了那么大的官，进城那么多年，但骨子里还是农民。不说这个了，社会毕竟是进步了，下去后好自为之吧。我在他家耳濡目染，也悟出了一点儿规律，现代的干部要想在内平衡，在外站得住脚，能往上提升，必须有三方面的条件：首先，现在毕竟是知识经济年代，要有形象，说话办事要让人看出有文化、有知识、有品位。其次，要有政绩，有让人们看得见，说得出口，记在心里的成绩。第三是要让上边认可，从心里欣赏你，感到你可用、可提拔。”

“第三条是最难的。”柳枫机敏地做出了反应。

“萍姐说得有道理，但不深刻，”李一道说，“我看升迁有七种类型：一是干出来的，或闯荡疆场，用生命拼出来的，或殚精竭虑用血汗泡出来的。二是考出来的，十年寒窗，挑灯夜读，博览群书，书本搭就青云路。三是熬出来的，卧薪尝胆，藏敛锋芒，俯首帖耳，亦步亦趋，最终多年媳妇熬成婆。四是吹出来的，官出数字，数字出官，政绩变成了敲门砖。五是跑出来的，或巴结谄媚跑个官位，或攀龙附凤谋个门子，或花钱行贿买一顶乌纱。六是沾光沾出来的，一人做高官，皇亲国戚，姨姑甥舅，都可鸡犬升天。七是玩出来的，善于揣摩领导，照着软肋下家伙，顺着领导的爱好玩成了精，把玩麻将请自摸、洗浴送按摩等一类把戏玩得明面上不显山，不露水，暗地里又风生水起，自然可以玩出个官来。当然，后几种是长久不了的。”

李一道说得手舞足蹈，杭维萍沉默不语。柳枫有些惊愕地看着他，想不到当年浪荡在野的业余作曲人，混了几年也悟出了自己心中常想但还不太明确的道，一丝悲哀悄然而至，不禁皱紧了眉头思索起来。

“我看老兄就把这七种各摘取精华，结合用之，不愁骏马得骑，高官得做，美女入怀。”李一道刚哈哈说完，他的手机就响起了《西班牙斗牛士》，跑到一旁接完说，“二位，失陪了啊，中南海又一大佬突然视察了国家气象局，气象局的人汇报说今年因全球气候变暖，北方多雨，大佬发指示说要各地做好防涝准备。我得赶紧回去发稿子。”

“我有些头疼。”柳枫掐着脑袋说。

“呵呵，”刚要飘然而去的李一道又坏笑起来，“萍姐，快，安泰又要寻找大地了。”竹竿一晃没了踪影。

这又是他们三人之间的一个秘密。柳枫有偏头疼的毛病，尤其是读书和思考过度后更甚。

他们在战备机械厂后换书的第一个夏夜，闷热、潮湿，三人在电工房里挥汗如雨地编写节目，柳枫的头疼病犯了，吃了三片止疼药也不管事。第二天又要演出，还有一段词没编完，他只得脑袋顶着配电盘的铁箱子，手里拿着笔在纸上画，两眼冒着泪，李一道在一旁急得直跺脚，杭维萍慢慢地走过去，给他揉，最后把他的头抱在了胸前。也奇怪，柳枫的脑袋一接触到姑娘的乳房，就如同海绵吸走了病灶，奇迹般地不疼了，而且神清气爽，灵感如电石击火迸发，文如泉